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六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六集

說聽卷上

辛巳。武宗晏駕。今上入繼大統。方在冲年。登極之日。御龍袍頗長。上俛

視不已。大學士楊廷和奏云。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聖情大悅。是歲元旦。五更有大星如月。自東南流於西北。白氣如練。已而凝然化形。中闕

兩頭。尖如人目。食頃而滅。又望後二日。白氣二道。東南亘天。壬午七月廿五日。自浙江三吳西至金陵楊州大風。發屋拔木。入午夜方止。江

海皆溢。死者不可具算。先是吳中東鄉多巨魚。見風變後頓絕。葑門一鮎長丈餘。食人。亦爲鄉民所得。蓋俱水妖也。

嘉靖初。經筵講官顧鼎臣。講孟子咸丘蒙問章。至放勳殂落等語。侍臣皆顰顧。徐云。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。衆心始安。且服其善於說辭也。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。章空鳥之將死四句。旣而有御札下內閣云。今日講書。足見講官忠愛。但死生常理耳。何必諱。明日還補進來。上之英明特達如此。

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時。所至暴橫。官員接見。多遭撻辱。雖方面亦有不免。

然欲辱。必先問。曰。你紗帽那裏來的。湖廣某縣令聞之。略不爲意。云。到我必不受辱。及大用過其地。某入見。大用仍喝問云云。某答言。老公公。知縣紗帽。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。大用一笑而罷。竟無所加也。某出人問之。曰。中官性屬陰。一笑更不能作威矣。是令智謀之士也。記之。俟訪其姓名。東洞庭山黃訓。爲諸生時。渡湖覆舟。水中若有人云。死却罷。又若有應者曰。一月兩日。如何死得。飄至湖濱。獲救。後舉正德甲戌進士。授兵科給事中。三十二日而卒。卒後若干年。其姻家有事召仙。忽降筆云。吾乃山鬼。安知某親家之事。謙讓二兄。當自知之。訓二兄名謙名讓。乃知爲訓也。

甯波王文。壬午歲館於無錫華氏。文病踵不良於行。時八月某夜。文已就寢。忽聞兵甲聲。又若有促之起者。文起見火光燭天。有紅袍大官自空而降。入坐中堂。從者百餘人。皆花衣繡裳。列侍左右。文驚恐長跪。大官問汝何人。文告以名。居曰。旣在斯。卽吾治下。何不來相見。文辭以足病。云但來無妨。遂去。詰朝。主人強其往游惠山。至拜張睢陽像。則夜間所見也。不覺懔然。足疾頓愈。時華氏子

鑰應舉南京。不數日發解。報至。衆謂正神降其家。禎祥兆矣。

鄉人郭鎧素狠傲。不信神佛。嘗七月中浴罷。抱琵琶行。舉首見屋頭雲際現真武形。披髮按膝。躡龜蛇。左右二神人執旗捧劍。若世間畫像。鎧急索衣冠。呼家人焚香設拜。久之。雲氣一湧。乃不見。自是闔門不食葷物。日誦真武經一卷。其子亦如之。

陝西洋縣人王奴。奴妻李氏。永樂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生三男。縣令王黼再奏遣使給賞。

嘉靖二年。東廠一本。爲生異常產事。京城民朱鑑妻。二月十一日生一子。十二日生一子。十三日生一子。奉聖旨照例恩養。

湖廣事陽縣主簿坎某。眞定人也。一日命匠人修馬櫪。匠至晚還家。其子問何晏也。匠語之故。曰。得非眞定坎三耶。父驚問何以知云。兒是彼隣王三也。坎選官時。借我銀三十兩。彼處關王廟鼓。亦我出錢造者。家有祖母。母親及二子。猶憶穿藍紵衣乘馬。何乃在此。餘皆可置。獨念阿母耳。匠往報坎。坎云。王三者死。

數年矣。借銀造鼓事果有之。卽召此子至。首問母安否。坎答以無恙。與坎道其前生問身後家事甚悉。時吾鄉朱紳爲縣令。親見此子。年五六歲矣。

涿州史四素無行。在別墅姦其隣人女。長兄聞而撻之百餘。逐歸。死於途。家人不知也。見其疾趨入門。妻在室將產。亦云郎已回。頃忽不見。隨生一男。面脅皆半青。方疑駭。而史凶計至矣。昇屍來家。其面脅半青。與子無異。乃知卽父託生也。

湖廣辰州衛王千戶妻楊氏。目中嘗見有二雞相鬪。意甚憂惶。托其兄楊六往告張真人。真人批狀云。仰十六代弟子辰溪張朝陽治之。楊六至辰溪。問土人云。果有是人。得一劍。每乘之上下空中。縣令駭其事。取劍藏諸庫。令爲巫。遂訪之。致真人指。朝陽乃來。設壇升坐。使王延羽流有道行者四人環誦金光明呪。楊跪伏壇下。朝陽閉口目。鼻垂肉柱。漸長至數寸。若死人矣。忽跳起云。我溫元帥也。楊氏前身。乃賣燒餅王狗兒。謀殺十四歲童子。投之枯井。取其金八兩。今雷部將擊汝。特先示其兆耳。楊哭拜不已。云爾肯捨財結佛緣。庶可免。不然死

無日矣。楊如言施金若干。爲修梵宇費。而鬪雞不復見矣。後竟得善終云。
正統間郡吏張一者。領上官檄如松江。經常熟。避雨一農舍。其主知其吏也。延
坐烹肥割鮮。意甚殷勤。遂宿其家。陰雨連綿。留三日乃去。臨別依依不忍分手。
吏初感之。及還。思其家充裕。忽起惡念。曰。是可以術餌也。教獄中強盜誣指之。
而復使人往報。曰。可來豫計也。其人恐。遂求救於吏。吏索金百兩。曰。我爲汝營
脫。其人欣然與金。乃斃其盜而解之。其家甚德吏。初不知詭謀也。愈益親之。未
幾吏死。其人夢吏衣冠入門。覺語妻曰。張提控何爲而來乎。是日母牛產一犢。
吏之子夢其父告曰。吾向者詐取某人財。今被冥司降罰。爲其家牛。汝可贖還。
毋泄。恐爲人笑也。其子遣僕持厚價託言。吾主棄吏業農。使我市牛。其人謝無
有。則謂之曰。公家犢可用乎。其人不可。乃還。其子又夢父曰。彼必不售。當以情
懇。子如其言。遂得牛。飼之若父。數年死。

金壇縣建昌園有鄧成十六者。正德中長鄉賦。其鄉小民貸其資。鄧重利取之。
至破其家。已而鄧死。期年見夢於子曰。吾以刻剝某甲事。爲陰司所謫。令作畜

生於其家。初爲豕。見殺。今復爲牛。數月矣。昨得價若干。并母賣與鄉人。明晨來當牽至某橋下。汝其倍價贖還。庶免於苦也。其子汗洽而覺。白其母。母夢亦如之大驚。亟持銀待於橋下。果有人牽二牛至。問之。正買諸某家者。價亦如數。遂增價買歸。置之密室中。飼以秬飯。夏則紗幘障之。事如生時。其犢始至。卽游行囹圄間。若巡視者。東作時至田所。爲一佃僕痛鞭。曰。汝死作畜生。猶復管吾輩耶。是夕又夢於子曰。某人無狀。嗔我。大被鞭策。汝爲我懲治。其子遂笞其僕而逐之。壬午年先君往茅山間。輿夫言此。

顧欽者。南京人。由鄉舉知福建福寧州。一日坐視事。有烏鴉千餘集牆宇鳴噪。顧使人麾之不去。俄有數鴉頭墜庭中。顧忽頭痛。卽死。

江西安仁縣。有妖魅。縣令抵任。必殺狗祭之。否則喘嘔血死。正德末。婺源汪公濟民來知縣事。吏民首以是請。公怒不許。甫數月。果遭斯疾。而政聲則籍籍也。吾鄉顧淄川榮甫。其同年也。調樂安。過其地。進訪之。百姓競扳輿而言曰。吾儕小人。賴有仁君。奈何惜犬以輕生耶。丐公好爲相勸。顧見汪道百姓語。汪曰。

吾惡其事涉誕妄耳。何愛一犬哉。主簿蔣某。崇明人也。後因顧之子德育至。謂曰。吾當設祭。祇欲屈公一拜耳。寔爲斯民活父母也。吾言而莫受。願子繼之德。育入具以告。汪曰。予積勞成疾。豈有他耶。修短命也。怪物安能死生之。卒弗從。未幾。汪公逝矣。毅然持正之死不回。君子哉。

吳縣民葉湘。業商販。弘治十五年五月間。賃舟之松江宿澱山湖。舟人卜全與弟容利其貲。殺之。併及其僕葉驥。棄屍湖中。湘見夢於母。言死狀及屍所。母驚覺。則湘妻子與家人夢悉同。相向而哭。遂詣其處。果得二屍以歸。一夕其子又夢湘曰。吾昔賃舟時。慮有他虞。將卜家兩人。年甲姓名。寫船埠頭壁上。今渠以我錢埋廁中。銀往松江易麥。載貯楓橋牙家。本府陳通判泊船寒山寺前。明速往告。可擒也。子醒寤。馳視之。錄父手書。尋問陳通判船。果泊寺前。因具訴其故。陳遣人依言踪跡。二兇獲之。置於法。

溫州府閩人費襄。其母寡居。忽有娠。及期產四犬子。母亦隨死。弘治間。洛陽民婦阿周。山行遇群猴。執歸洞中。一老猴妻之。群猴敬事不敢犯。

日採山果爲糧。或盜得米粟。周敲石取火炊食之。歲餘生一子。人身猴面。微有毛。恒爲老猴守視。不得脫。一旦老猴病目。周拾毒藥傳而盲之。乘羣猴出。遂攜子逃回夫家。吾吳民婦邵氏乳史太守兒。後隨至洛。親覩阿周母子。

胥門外韓氏母豕生子。豕首人身。又常熟錢元吉家。羊生一兒。通體如人。俱弘治中事也。

弘治四年四月八日。西安天雨毛。其長尺許。鰲黑色。

十六年三月七日。南昌縣民涂寬家。母豕生子一十二口。內有一豕。不分陰陽。一頭二身八足。林見素奏引文獻通考云。豕生八足。下不一也。

十八年冬。吳中地大震。產白毛。又雨粉點。

南京太僕寺舊例。寺丞與印馬御史同出巡。御史官船。寺丞民船。文溫州爲丞時。嘗夢被雷震死。故投病在告。代之者某。一日當出巡。御史俟之久。不就道。問之云。昨宵夢雷霆轟動空中。云打民船的。是以遲留。御史曰。夢何足憑。公旣疑慮。請易舟以行。御史遂乘民船。時天氣清朗。至中途。忽有黑雲起布。頃雷雨大。

作寺丞竟擊死於官船矣。數不可逃。若此文公之夢。乃應於代者。不亦巧乎。

文公長子奎從宦滁州時。與一客遊。客多異術。能令鬼報事。卽俗所呼樟柳神者。奎欲受其術。客教令斷慾四旬。乃設食於野外。以夜同往。客作法召鬼。享以食。鬼來無慮萬數。如風雨怪驟。奎驚甚。幾喪魄。客呼鬼名一一問之。曰。願從公子遊乎。鬼言不願。卽去。次至一鬼云。願從。客出小木偶人。書鬼姓名。及生年月日於其上。以授文。縫著衣領間。晨起沃盥墮地。而文不知也。鬼奔訴客。客語文令拾之。尋浴於池。方褫衣。又墮草間。圉人削草入其中。投馬食槽。鬼復往訴云。今必被馬嚙死矣。且言文君疎脫如此。我不願從也。客來誚讓。令檢得之。就奪去。他日奎遊郊外。其僕書僮者墜馬氣絕。掖歸。召客視之。曰。此魂出耳。當爲召之。索一雞。持至向地作法。收其魂附雞。雞便昏仆。攜還及公署門。則鼓翼叫噪。不肯入。曰。是有故也。重攝僮魂于空中問之。答云。某欲進去。奈門神不肯放。何。於是設祭於門。乃以雞入。帖帖不動。以置僮身畔。少頃卽活。

弘治間有貴戚封侯者。侍飲禁中。既過三爵。幾有太陽同物之意。伶人爲一猴。

乘高跳弄指之曰者。猴子扒得高。跌得重。口當字諭意。爲改容者久之。卽敕罷宴。時文選郎中黃寶頗清白。而稽勳黃金不謹。京師有語云。黃寶不愛寶。黃金却受金。都御史侶鍾巡撫江南。初無善政。巡按蘇松御史何某失憲體。百姓爲之諺曰。侶都堂不侶都堂。何御史是何御史。

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。務爲韜晦。以名者造物所忌也。怪其子玄敬好名。每嗤之云。別人著書別人開。我家都穆著書自開。偶乘興畫一梅。尋悔曰。有一能當彼一能。何乃自表襮耶。淵哉若人。殆潛世之士哉。

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。有忌其文名壓己者。中禍黜歸。行素不羈。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。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。其辭曰。人生七十古來少。前除幼年後除老。中間光景沒多時。又有炎霜與煩惱。過了中秋月不明。過了清明花不好。花前月下得高歌。急須滿把金樽倒。世上錢多賺不盡。朝內官多做不了。宮大錢多心轉憂。落得自家頭白早。請君試點眼前人。一年一起埋青草。草裏高低多少墳。年年一半無人掃。又題子胥廟云。白馬曾騎踏海潮。由來吳地說前朝。

眼前多少不平事。願與將軍借寶刀。其胸中感憤。可想見已。

顧先生蘭。居吳城臨頓里。受性介潔。不苟取予。宰山東淄川入覲。父老爲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。竟賦詩卻之云。笑舒雙手去朝天。榮辱升沈總自然。珍重淄人莫相贈。近來劉寵不收錢。

蘇州府通判夏泉。江西南城人。精於天文之學。弘治甲子署崑山事。云夜觀乾象。明年狀元當出此。其語聞於人。貢士十餘輩往問。夏云。狀元只在城中。第未知爲誰。顧未齋以家於城。欣然自任曰。乙丑狀元屬我矣。已而果然。

崑山魏翁奎。

莊渠父

夜夢與顧翁恂。

未齋父

爭狀元涇田數畝。訟於官。竟爲顧所得。

意甚忿忿。覺而方知爲夢也。後莊渠與未齋同舉進士。廷試日。閣臣初擬定魏公第一。因其策中有云。聞陛下。一日之間。在坤寧宮之時多。在乾清宮之時少。不可宣讀。抑置二甲第九。而未齋遂得首擢。記其夢時。二公俱未生也。

乾州唐文選。好爲大言。鄉人號曰唐大冒。有狐擾民家。徵索酒食。少緩。立致汚穢。文選偶經其門。大言云。妖誠無狀。必不敢近吾。及歸。狐已在舍。呼文選云。若

言吾畏汝。今欲相擾矣。自是留其家。爲患益甚。文選無如之何。州城下故多狐窟。有傍城居者。夜見兩人立文牆間。長可二尺。着褐衣蒲履布襪。相與攜手語曰。叵耐唐文選。吾輩自求食。何關彼事。而敢妄言。今必撓亂其家。令其至死。乃已。及旦。其人以告文選。文選卽具牒投之城隍廟。言神爲一州主。乞爲民除害。已而家中魅言稍含糊。城下人又見前兩人云。吾於彼無大仇。乃訴於城隍。剗去吾舌。今痛不可忍。奈何。因復以告文選。文選仍牒請行誅以絕妖患。明日有二狐死城下。其家遂安。

弘治初。汴城張羅兒家。

北人呼篩爲羅其家業此

歲朝具果餌供祖。越兩日漸少。張疑之。

夜伏几下窺伺。至二更有白狐來盜食。張急起迎狐。狐忽變爲白髮老人。張卽以父呼之。食飲甚設。狐喜云。吾兒孝順。爲之盡醉。遂留不去。凡有所須。必爲致之。甫三歲。貲盈數萬。乃構廣廈。長子納官典膳。次子爲儀賓。富盛旣久。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。狐必耗吾家矣。乃謀害之。戲指窓隙及物空中云。能出入乎。狐入復出。試之數四。狐弗疑也。乃誘狐入甌。閉置湯鑊內。益薪然之。狐呼曰。吾

有德於若。反見殺耶。人而不仁。天必殃之。乃公閱歲二百。今爲釜中魚。悲乎。狐死之三日。其家失火。所蓄蕩然。踰年次子酌酒殺人。斃於獄。又明年闔門疫死。人以爲害狐之報云。

周府後山狐精。與宮女小三兒通。弘治間出嫁。汴人居富樂。狐隨之。謂三兒曰。吾能前知。兼善醫術。汝若供我。使汝多財。三兒語其夫。夫固無賴子也。卽聽之。掃一室。中掛紅幔。幔內設坐。狐至不現形。但嚶嚶呼三兒。三兒立幔外。諸問卜求醫者。跪於前。狐在內斷其吉凶。無不靈驗。其家日獲銀一二兩。時某參政之妻患血崩。衆醫莫能療。病危矣。參政不得已。使問之。狐述待我往東嶽查其壽數去。少選復嚶至。曰。命未絕。出藥一丸云。井水送下。夜半血當止矣。果然。又服二丸。疾已全愈。參政乃來稱謝以察之。狐空中與參政劇談宋元事。至唐末五代。則朦朧矣。參政嘆服。聽民起神堂。吾蘇李元璧客于汴。病喉。勺飲不下者七日矣。求狐治之。以黃金一兩爲藥直。請倍益與之。乃得藥一丸。服之卽瘥。其神效之迹。不可悉紀。正德初。鎮守寥太監之弟鵬。召富樂索千金。富樂言所得財。

貨。隨手費盡。無有也。鵬怒下之獄。狐亦自是不至矣。

鍾鬢髻者。乾州人。隱於終南山。有遁法。都御史張泰聞其名。召見。欲受其術。不從。乃遣還。時大雨。左右欲以蓋送之。張公笑曰。不須也。鍾徑衝雨而出。倏然弗見。使人往餽以果核。室門尙扃。而鍾已在內。衣裳了無沾濡。出攜果核入房。身忽又在外。莫能測也。時與諸生共行至乾陵。諸生戲曰。先生有奇術。盍試之乎。謝無有。因強之。握土一塊。遂不見。諸生至城門。則見鍾臥其下。曰。君輩來何遲也。吾寢二覺矣。其幻化若此。

鳳翔有牛師者。莫知其年歲。鄉里老人云。兒時見其狀若是。至今猶不改觀。願如嬰兒。冬月不挾纊。士子數輩欲困之。大雪中俟其過。要與立語。踰時雪深尺。諸生皆不堪。而師略無寒態。當其立處。丈許雪不凝積。平生健飲。啖每入城。城中數十家爭延致之。一時食遍。不云飽也。居城外故窰中。一旦臥疾。謂其弟子曰。吾病思戍肉。所蓄黃犬。其烹以飼我。勿去其皮。弟子如命。熟犬以獻。師食之。都盡。曰。吾病似愈矣。可爲我具浴。坐浴盤中。弟子益薪而去。湯沸而師不起。爛

其半體。弟子至。亟扶出。語之曰。吾不覺也。潰而成瘡。臭不可近。弟子厭苦。相知問候者。亦不敢入門。因嘆曰。吾乃爲人所惡若此耶。起易新衣。去牀褥積污。曰。可扶我坐。坐須臾而逝。時正德某年四月十五日也。及是月二十七日。有人持書至云。十五日見師於某地。令達此書於弟子。啟之。眞手書也。後衆自他郡還者。皆曰。見師牽一黃犬在前。信爲化去不死矣。

濟源神廟有池。凡假貨財物賄者。隨券所書。浮出水面。吾蘇陸君美商汴城。往觀之。且輦草席數千求售。途中遇雨。席黥竟無買者。陸入廟祝曰。能使席售去。當爲神易袍。兩旬餘不止。進香者初買繖。繖盡俱買。席蔽體而行。價倍於常。旣還。乃往掛緋袍以謝神助。時值秦王府進繖于神。五綵金絨線結成。價直百兩。拋於池中。移時弗沉。忽訇然有聲。出一珠繖。精光奪目。儀賓及宦者悟曰。王言絨繖雖龍宮無有。故神現此以示不足誇也。遂叩首請神宥而內之。二繖繞池三匝而下。觀者歎異。其靈迹久著。罔測所以。國初金箔張乃謂伏機所爲。歸倣其制亦然。殆設辭以抑之耳。張有仙術。自化侔神奇。豈造作所能者哉。